

928
八
15

曝書亭集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頌

御書大字蘭亭頌

并序

臣聞邃古之初首傳義畫結繩而後不煥堯文河則龍筴告
期山則螺書徧刻禹功甫奏爰題岫嶠之碑周道方興厥有
岐陽之鼓寫晉祠之記樹碣修廊磨岱宗之崖琢銘絕壁頒
鏤文之紅管賜飛白於玉堂間有工書莫由造極我
皇上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四海同文治軼唐虞之上

萬幾餘暇心游翰墨之中

睿藻光華曜六文而首出

奎章景鑠包八體以高齋翠珉表闕里之庭銀榜徧名山之

字允矣帝王第一卓哉今古無雙蓋自倉頡沮涌以來洎乎鍾繇張芝而外六郗三謝非無典午名流一字萬殊祇有會稽內史冠書家而獨立集字學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循洛師之舊典會江左之羣賢列坐流觴暢幽情於禊事興酣落筆傳醉本之蘭亭逮至再書終焉莫及賺來御史宜酬金縷之餅攜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各有臨摹褚薛顏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徑寸之書罕覩非常之蹟

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挾漢殿之璇附用襲宮牋

特書楔序作擘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規矩得心應手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實超真蹟昔桑世昌著錄四十家攷陶宗儀所陳百十七本自瞻

御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當閣筆假常侍而在難免登牀爰遴畫省之員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並三辰於是相彼名區斲林屋青瓊之版載來巨浸駕吳江赤馬之船神魚吹浪以通波健掣服襄而轉轂遂歷樵風之境誕經曇礪之村鈎摹不爽夫纖微鐫勒無差乎苗髮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庇厥良材用新古蹟文石之牆百堵融丘之土再成修竹扶疎高嶺千尋林以外清流左右太平萬歲字當中方閭苑之池臺喬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臣近矚榮光欣逢盛際對昭回之靈漢儼咫尺之

天顏敬綴蕪辭用揚懿美敢頌曰

聖矣我

后萬幾維勤一有餘暇翰墨必親迺

握乾符迺闡坤珍倬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藪靡書不甄
謂晉楔序遺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爲大字

天矩一新螭盤虎踞鳳翥龍伸昔賢列宿我

后義輪昔賢百谷我

后滄津爰即勝地勒以豐珉鷺墨之沼浮沫成淪有丹有腹
有倚有陳有荃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赫
宸書鎮茲海垠三光轆轤七采璘彬吉雲環衛元氣彌綸如
稽山壽於千萬春

贊

御書贊爲李都運使作

并序

聖天子經乾緯坤精一之心形諸筆墨寶題銀榜若雲漢之
章于天在下者莫不覩矣然羣臣拜

賜雖多恒出萬幾餘暇臨做法書至于專重其人特書

褒美則異數也粵以屠維單閼之春鑾輅幸浙金壺墨

海肆筆成書爰

賜節鎮方岳以下有差於時都轉運使臣濤獲

頒惠愛二字臣濤侍從舊員今職在司鹺膏脂不潤宜乎

天獎及之也臣恭覽之餘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維天有漢麗于秋旻我

后宸畫昭回式鈞湛露之施豐草先被殊錫褒嘉必于廉

吏

帝觀于河來浙豫遊言爲尚書事則春秋

帝曰咨濤汝

予侍從試郡股肱克綏有衆命汝轉運天產汝司能惠而

愛

朕心是毗濤拜稽首起舞而蹈捧此奎文介圭匪寶裝之玉璽琢以貞珉欽于世世貽萬子孫小臣述贊實惟舊史占泰之交道長君子

退谷先生像贊

藤以爲屋芥以爲舟秋水是觀退谷是游娛老縣車之所藏書萬卷之樓畫圖四壁金石千秋咸以爲陶情之助而非玩物之求蓋翁所志者纂微言于既墜黜異學于橫流故窮年席研仰屋梁而著書不休其從翁游者訝傳神之微肖其未登翁之堂者千里之表百世之下覩茲虬鬚鶴髮庶幾乎方諸乎藏史之在周

謝柔則像贊

子乎誰乎巖然不語其有所思于游乎太行勾注之巔息乎始寧山東之墅或耕于巖或釣于渚意其射的之仙人江東之巢父乎

題吳處士于庭小像

先生聚書不分今古先生寫書必辨魚虎先生著書靡間寒暑說春秋則踞竈觚而聽論甲子則書亥字而數籍題鈎黨之名家本珪璋之府人見以爲善病之維摩我謂是延齡之桂父

煙雨歸耕圖自贊

饁有婦子居有環堵舍爾征衣荷蓑而走爲力雖微其志則堅粒食旣足不期逢年咄哉斯人誰爲徒者人或爾知百世之下

箴

敬悅齋箴

同岑之木柯葉相樛同林之鳥鳴戛相求矧伊兄弟同居寢食當念爾祖敬悅是式人有毀譽誣善則那式敬吾長其樂如何有忿必懲有欲思室務去驕矜毋易嘲叱一言快意四坐傷心睚眦之怨禍乃相尋動容斯和出辭勿悖敬以入懷悅以結愛昔在尼父行在孝經敬兄弟悅我言汝聆

醢觴箴

吾齋之中有客萃止能飲飲之不能者已弁屏楸枰博捐盧雉豈無樂方令以經史實有端言主無苛禮罔稱人惡罔諛人喜第話桑麻勿論朝市勿涵勿沉曷哉君子

銘

南唐硯銘

羅紋之石長短眉誰與琢者李少微

古林哥窯硯銘

叢臺澄泥鄴宮瓦未若哥窯古而雅綠如春波渟不瀉以石為之出其下

城硯銘

并序

城硯不知何城之甄修五尺廣二尺窪其頂以為池水周四面窪中有城硯二字旁列心正筆正心邪筆邪八字皆篆書相傳平江慧慶寺中物大學士文文肅公未第日讀書僧舍見而心賞之寺僧出長牋請公書卷以硯易焉乙酉兵後流轉人間休寧吳于庭購得之晚以贈予乃作銘曰
心正筆正出辭安定勿納于邪先民所命如見大賓一主乎

敬

先舍人太極圖硯銘

城隅故居舍諸香厨蠹魚棄如以上二字句斯則先子和墨伸紙草復社廣交之書者也

史館硯銘

入巖幽割地肺潤雲油屏滓穢置史席長相須法東馬晞南狐言必信辭毋費勒之銘歲己未

記注硯銘

事春秋言尚書史臣載筆寧南董之不如

貢院硯銘

大道之公吾是之背公為私吾恥之

南書房硯銘

正爾容毋足恭捫爾舌毋勦說禮義之不愆弱豪迺宣

松化石硯銘

截松肪守蒼精壽且貞保百齡

石城甌硯銘

秦對巖前輩所贈

石城甌古所陶以製硯利揮豪歲困敦月在畢故人遺我事刊述勒休銘守勿失

翡翠硯銘

翠羽之淖淖石墨相著而黏貯之經匳小言詹詹大言炎炎梁吉士水巖硯銘

鶚之鵠之眸子瞭焉中有菁藻溶漾于淵比德于玉子居其先

靳熊封蕉葉硯銘

友石者君君我友澹若水斯可久

萬孝廉水巖硯銘

翡翠之翬如鷓鴣之斑如黃龍之宛宛如

松花江石硯銘

東北之美珣玕琪綠如隴右鸚鵡衣琢為平田水注茲三真
六草無不宜

歙硯銘

星源掇龍尾活勝石末

又

以為澀筆不留以為燥墨不收溫其如玉獲我所求

井田硯銘

畫井地犁耕牛服田力穡乃有秋

又

井爾井田爾田宜豐年

方硯銘

而德之溫而理之醇而守之堅雖磨之不磷以葆其貞

風字硯銘

動萬物莫若風我行四方惟汝從

沈覃九片雲硯銘

質雖薄氣則潤千秋名視方寸

周琴山鸚鵡硯銘

鸚鵡鸚鵡看不足再三浴

曹彝士澄泥硯銘

相古先民倉與沮手搏吉土書蟲魚山玄水蒼玉不如

汪叟硯銘

行則渙養則井君子之德庶幾可並

大耳硯銘

聃聃之耳滅釋之聞宣孔之音

鯢血邊硯銘

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鳳尾硯銘付昆田

衆鳥有託爾安所棲鳳子鳳子

硯銘付桂孫

有石若茲何以玉爲

半月硯銘付稻孫

如月之恒君子之光以莫不增

白石硯銘

守其白毋近墨

紹泰甄硯銘

并序

吳興釋子穿池山中得墓甄數畝上有紹泰紀年蕭梁敬帝時物也寒中琢以爲硯竹垞老人銘之曰

秦羽陽漢未央魏之銅雀齊香姜製爲硯質最良此紹泰甄更宜墨其背有黃龍不異端溪石

徐虹亭端溪硯銘

鈴羊峽中如此石雖百碑礫不可易

陶硯銘

陶之始渾渾爾

鯢血硯銘

采諸深淵鯁血在邊前估百後估千

斧硯銘

斧雖缺曾琢月

張敏求員硯銘

是為張伯之璧且懷其一

方端硯銘

玉以為德君子之式

沃村硯銘

離煙三里山骨異石墨相著汁先膩筆縱字大且快意

徐七來索絢硯銘

九經之潭深若井子欲汲之有修綆

鼉磯石硯銘

靈龜左海圓沐日浴月眾水歸我懷斯石置几金星繁
倍龍尾

著書硯銘

背銀寫照

北垞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八万卷家所儲鼠
銜薑獺祭魚壯而不學老著書一泓端州石晨夕心相於審
厥象授孫子千秋名身後事

珣叔硯銘

坎不盈允為澤維心亨利講習

稻孫小硯銘

硯修二寸

青玉在案得矩之半

蟬坑硯銘

壯不學老而勤徒苦辛經小通仕不達罷朝謁投史筆歸田

盧日著書遠人徠石遺我蚌坑者炎洲翠點滴深界當心假我年長對此石曰唯

靈璧石硯山銘

陰陽分白黑均置書案昌我文

求休石章銘

求休石不易方神或守之祠以羊彝有六尊有六勒嘉名長壽穀

圖書匣銘

我言之不信人惟汝信爾體之克全我名斯全噫是其爲先生之執友而相保以百年者乎

子母印筒銘

子母印納諸腹其文中央周四角

新養錢范銘

赤帝劍素王履莽頭禿均亡矣錢有范器獨存二千歲弗改煎砂牀斑土花綠出巾箱翫不足

梅定九造日晷見贈書之以銘

日出湯谷次蒙汜自明及晦奔車不知幾万里以寸度之攝其晷鼎也製器巧如是

書櫝銘

并序

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恒產聚書三十櫝老矣不能徧讀也作銘曰

奪儂七品官寫我万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筆筒銘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

銅水盂銘

方寸之金一勺之水惟靜恒存惟廉知止

錫書燈銘

人之有精猶膏之在藥養之既固溢為聰明未聞膏竭而燈猶有光者也戒之哉

烏絲筆格銘

毋側頗僻毋過不及

檀界尺銘

其徑直其德方以鎮物罔不臧

磬銘

人定初鼓整餘一擊再拊有心哉夫

朱碧山鼠齧田瓜觥銘

瓜蔓生瓜蒂結相鼠有齒瓜上齧碧山一老技稱絕魚鑰收獸錦裹沽之哉曰不可

官窯花澆銘

賴子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子若海棠之過朝雨哥邪定邪寧足比數亦何慚于柴汝

桃核酒器銘

桃有核當焦百母或如豐侯之醉亂酣其身而亡其國

巢孝廉手製匏尊銘

孝廉諱鳴盛嘉興人名注復社崇禎丙午舉于鄉乙酉後屏跡不入城市

巢五孝廉焚公車繞屋第種青葫蘆截為杯杓與俗殊巨羅

鑿洛吾舍諸物微奚足貴難得高人製

杖銘

危我持顛爾扶遇坎則止見利勿趨

方竹杖銘

何者扶吾老藤亦好竹亦好一莖斲中園直方以為寶

弩銘

唐也剛克夾也柔克不剛不柔茲器維則

古銅銃銘

雖有韓白爛其額雖有孫吳燭其膚誰銷茲器改煎尊壺

辭

醉司命辭

并序

醉司命者宋汴京故事也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于竈上

用酒醺竈門謂之醉司命

元龜蘭房上言
元老夢筆錄

蓋自南渡後廢不行

矣家居逼歲除親婦子祀竈通作醉司命辭其文曰

臘鼓送寒明燈射牖月窮則涂其日在丑巫言是夕司命上天指掌翕舌譴告下人爾不神媚普及厥身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惴惴兢兢懍懍肅肅大夫都尉劬童是告神乃降而言曰子亦知子之過乎凡子所為吾闕其萌反愬于帝何患無名子如不信據觚而聽昔者二氣既分節運推斥上麗三辰下立四極百神續紛如影投隙靡有大小各司其職顯頊之虛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眇曰庖曰竈往哉汝監孰為有罪告子非讒吾軟雲輪馭風馬下視崇墉于斗分野戟門二八翔子之舍子之先世秩祀孔虔戶門井雷吾居一焉牲醴肥香有栖有筵有祝有相有箴有言及子之身流

離瑣尾自牧徂垆舍城而市粟主數遷誅茅長水無恒安息
遠近游遨持取吾土不思故巢朔雲東岱西濟汾洮南甌閩
粵抗石凌濤歸視其突未黔而跑子之比閭吾得款睇西家
主婦有媵有娣裒粉游紅玉瑱象掃鏡聽而于狄香在袂維
子之室有嫗無嬖簪蒿于蓬卓椎于髻炊彼庖厨不可瞻諦
瘠子羸孫愁苦終歲東有雲屋穴金十囊割蠟而爨封腴以
嘗左鼎右盃楚苗吳杭釀用醖酒薦我黃羊嗟子終窶脫粟
糝羹并日而食或絕其糧勞薪不繼然之以糠煙反于宅鼻
嚏目眊南鄰北舍審音識曲越調吳歛哀絲豪竹迴腸蕩氣
娛我心目維子之家詩書是讀并白晨喧機絞夜續尺口牙
牙寒號飢哭攪我夙宵蒙耳駭矚寒向不塞熱扇不通蛙鳴
礎下雪灑于牕無冬無夏上雨旁風嗟此局促栖我其中責

子之過寧有終窮主人聞言小大稽首翁謝于前姥拜于後
爾乃鍊香以燒剪紙而焚錫餅粉荔雜運上陳注餅以酒盛
食于盆藉醴漉滓塗之竈門神遂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
後隨六女帝召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愆爾其悉數司命入
覲行步偶旅觀觀兩目醉不能語

零丁

零丁爲陸進士寅作

并序

錢唐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宣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
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爲人告訐辭連先生
既而論釋游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遁跡浮屠
南雄陸太守世楷爲闢丹崖精舍緼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
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旒寤對寺僧言狀

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其子寅舉進士既釋褐擬微服往求子早歲以詩古文辭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款自辛丑夏一別水尚知歸先生獨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眉廣額豐兩頤口輔鬚鬚微有頰去時牡齒尚未落肩脾頗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裳衣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裏臂孫孫子子蟣虱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襠敝袴雙足扉寒肌生粟暑生癆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若說易尤專門方州薌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秘恒活

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間為德者君報者我

答問

答陸修撰問

長洲陸子問禮于小長蘆朱叟曰子于父母記有致器三年之文先儒說禮莫有援經以伸其旨者何與叟曰子言之喪則致其哀記曰致哀所以能致器祭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器乎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荀子曰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所以為至痛極也凡此皆以釋致喪也曰為君方器杜氏之釋例以天王之器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孔氏之疏以為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且疏曰方器謂比方父器信然否敢問叟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微

子之問吾將明以告子昔者帝堯殂落四海過密八音舜帥
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堯於時十有二牧咸在周之成王崩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御王冊命同瑁旣收諸侯出廟
門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其云執壤奠者以四方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報誥稱庶邦
侯甸男衛者明匪獨畿內諸侯也故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蓋雖庶方小侯皆入天子之國爲天王斬衰有
別姓而哭詔大行人相其禮成周之制然也鄭游吉對士景
伯曰靈王之器吾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
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由此言之簡公若
非在楚而使其卿往難乎免于天吏之討矣秦昭襄之薨韓
桓惠王衰經入弔祠春秋彼于事大國之禮且然矧天子乎

竊疑方器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
無拂殆取諸此非比方父器之謂也陸子瞿然曰夫子之言
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既退命昆田書之用質言禮之
君子

募疏

重修嘉興府儒學募疏

蓋聞文翁之化益部禮殿斯開何武之按揚州學官先即良
以郡校三雍之外釋奠攸均宮牆數仞之防鳩工必固欲賢
關之克振宜橫舍之聿新況乎樵李名區特書魯史嘉禾美
号肇紀吳年祖龍長水之鄉駟馬開元之府吳會于焉分地
斗牛從此占星戶戶讀書入井西之圖畫人人譚理擅江左
之風流朱翁子在漢廷婉文名于東馬干令升之晉紀允典

午之南狐過寶花之倉百世猶懷陸贄訪靈芝之宅五湖尚
想爲而乃代降淳熙家傳正學林德久之言易輔傳貽之
說詩各繼微言共明經術皆由學校開設故能人文化成第
自開元大曆以來屢興揆曰景山之役近則陳丹暗粉漸就
傾隳兼之上雨旁風交愁漏濕蓋少雙鴛之瓦甃虛五鳳之
輓一木既所難支百堵允宜皆作乃敢謀于多士告之通都
爰及官僚共襄盛事或出史晨之家穀或率乙瑛之王錢聚
粒米而成山截鈎金而輸庫庶得授全模于梓匠度巨室之
几筵既作泮宮當成史克之頌有嚴新廟重勒韓勅之碑謹
疏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徽州祁門人幼而知禮晨必省父
母長者在侍立不敢坐就塾曉行者過之書帷燭未滅也長
從學胡炳文吳仲迂泰定三年秋舉江浙鄉試出鄧文原之
門明年下第歎曰道不行曷著書立言以詒後世乃與金華
許謙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講論道學弟子著錄者日盛所
居山谷環繞學者稱之曰環谷先生陳友諒聞其名欲迎之
遂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絃歌鎮洪武元年有薦于朝者辭不
就二年正月以幣聘入史局史成不願仕賚金帛賜歸五年

冬以疾卒克寬邃于經學易有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周官類要經禮補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傳分紀諸書惟春秋禮刊行其後永樂中胡廣等奉勅編纂大全攘纂疏以爲官書罔上而不之察也

貝瓊傳

貝瓊一名闕字仲琚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爲司業主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宜秩祀于天子之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說者瓊乃作釋奠解曰或欲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

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載稽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唐永徽中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于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

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于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者服其持論之正瓊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爲大韶賦見志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勲臣子弟文憚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瓊與餘姚宋禧皆從學楊維禎之門瓊之論曰立言

不在嶄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于維禎而不汙所好者也禧初名元禧字無逸元至正十年鄉貢除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即棄歸遭亂授徒自給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

王彝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事元爲崑山州儒學教授遂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書成賜金幣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築歸養堂自号嬌子閒居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帶屨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織幣而不製爲服是隱君之賜也荅曰彝初未入仕布衣也而服斯服將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彝蓋以自便也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

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其人與彘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醇雅時楊維禎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彘作文妖一篇詆之辭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殆有過于狐者夫狐也俄而爲女婦世之男子不幸而惑焉者莫不謂爲女婦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行之容所以妖者無乎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獪幻化爲之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曷爲而妖哉浙之東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辭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行黛綠朱白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者也宜乎世之男子之惑之也予故曰會稽楊維禎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止於殺人之身若文之妖往往使後

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爲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爲魏觀知蘇州府事修孔子廟學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請彘爲文觀誅彘與高啓俱伏法彘之被召續修元史也鄉人杜寅張簡與之俱寅字彥正青城人僑居吳縣洪武八年爲岐寧衛知事與經歷熊鼎並賜狐裘官至兵部侍郎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爲道士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自号醉樵延諸文士作歌簡詩擅場居首坐其次高啓其次楊基介贈簡黃金一餅啓白金三斤基一鎰簡自稱白羊山樵

趙壘傳

趙壘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人目爲

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凡一十六人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傅恕王綺傳著謝徽高啓曾魯壘與焉明年二月開局天界寺秋八月史成爲本紀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綺而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發凡舉例奏遣使呂復歐陽佑黃盅等一十二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燕南北開局于故國子監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以及野史碑碣靡不采訪有涉蒙古書者譯而成文昇至行中書請官印

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禕充總裁官續成元史纂修一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壘仍與焉秋七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綺張宣等得授官壘還田里六年秋九月詔編大明日曆以詹同宋濂充總裁官樂韶鳳充催纂官纂修凡七人吳伯宗朱右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壘復與其列十二月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夏五月朔日曆成既而帝以韻書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賁答祿與權壘又與焉八年九月遷靖江王府長史壘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

有撰述輒與選嘗進甘露頌爲太祖所稱高麗使臣來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辭壘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帝是之及爲長史俾與宋濂等議定王國禮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壘從繼因詣闕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臣禮宜下法司治罪帝特宥之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潛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旣而歸里奉其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旣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嘗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爲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黃柳繼之則莆田陳旅

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高啓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爲上客啓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丘自号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啓與里人謝徽傳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旣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內府教胄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啓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傳開平王爾旣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傳帝命曰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日將朝中使宣啓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爾

一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啓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啓啓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啓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啓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啓徽皆除翰林編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吳夢中使昇二櫬以授徽以其一授啓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啓既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既至擢啓戶部侍郎徽遷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握算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命左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啓乃與徽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啓在史館最爲國史院侍講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爲啓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啓

爲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啓連坐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徽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爲嘗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啓善文尤工于詩徽稱其清遠縝麗縱橫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啓齊名号吳中四傑

傅恕傳

傅恕字如心鄞縣人洪武二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二策其一請罷榷鹽茶曰煮海爲鹽采茶于山窮民以救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典禁之罪乃與盜賊埒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爲文以

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爲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疾中乃身雖悔曷及惟于古人是倣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之失君嗜之而喪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踰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爲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博野兵革甫定恕爲立學宮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率于官旣斂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歸葬百姓哀之斂錢瘞之于縣城之北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

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楔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末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王廉傳

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諒使安南還改

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通池縣丞十四年擢陝西左布政使
廉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
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旣面卻二公穆卜以
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
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
有事于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于卜冊之書
旣曰公別爲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
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又私啓之即
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
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者即此
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其論大夫士立廟略曰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

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
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旣立三
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當祭其廟
將毀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
主于宗子與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于廟以
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
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
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
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
旣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
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
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于祫今欲

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之善言禮廉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朱廉傳

朱廉一名世濂字伯清義烏人父同善學于許衡廉學于黃潛李文忠鎮嚴州薦授釣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召史成與徐尊生趙堧朱右乞還田里六年與修日曆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之詔勿問十一年三

月以耳聾賜致仕廉嘗扈從至鳳陽中塗作紀行詩以獻帝覽之嘉歎遂和其詩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廉名議禮與修元史日曆授以官辭洪武十年復以秀才舉宋濂將歸帝問曰卿歸孰可代卿者濂以尊生對遂授翰林應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三

傳二

戴良傳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于貫并從黃潛吳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畧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于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号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

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剝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同時江陰王逢字原吉至正中臺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旋徙上海築艸堂以居自号最閒園丁張士誠據吳逢為畫策使降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五年以文字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叩頭乞請太祖命吏部符止之逢年七十元日自製壙銘是歲卒

唐肅傳

唐肅字處敬先世家杭州新城遷于山陰博通經史旁究陰陽醫卜書數之學兼工篆楷書元至正十九年中浙江鄉試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

肅內附例徙濠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濠之瞿相山自号丹崖居士歲餘卒年四十有四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為韓國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械繫至京師愚士懼度不得免道經其姑之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為斂尸愚士泣姑亦泣行至東華門已曛黑入見帝明燈坐便殿問曰汝曾艸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諸王冊曰汝其潤色之對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旁注之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為具酒食相慶焉愚士性孝友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厓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時伏讀聲

淚悽咽聞者爲之掩涕其留京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之於朝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肅之未徙濠也與上虞謝肅齊名時号會稽二肅而愚士暨同里錙績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曰唐錙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神虎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之死績三茅書院山長渙之子教授鄉里不干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爲活有得輒市酒娛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出窺之則其妻方拾破紙以代薪薪一笑而已其子師邵亦能詩鉉字鼎臣從唐肅授毛詩用薦官國子學錄

錢宰傳

錢宰字子子又字伯均會稽人吳越王鏐十四世孫元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二月以年老告歸帝許之勅曰朕戡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勛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宰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庶幾不媿古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三年召爲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尚書蔡氏傳宰暨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軌等二十人皆被召既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凝焉久矣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當興

乎命開局翰林院賜宰等綺繒衣被入朝班侍衛之首讌坐
殿中時帝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于城門外繼
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接四方賓旅樓成其一曰醉仙命宰
等飲其上并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帝命禮部尚書任亨
泰諭旨諸儒有年耄思歸者先遣之僉對曰願留帝大悅書
成宰尋告歸帝命馳傳還里年九十六乃卒張美和名九韶
清江人用薦爲縣學教諭升國子監助教擢翰林院編修致
仕時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
矣朕將誰從其倚眷如此揭軌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
河主簿升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孚錄唐元
二代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軌序之謂詩自漢
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取焉

徐貴傳

徐貴字幼文自常州徙吳善画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遂偕
張羽入吳興羽居菁山貴蜀山築精舍于山麓洪武七年用
薦起命廉訪山西歸檢其橐惟紀行詩一卷而已除給事中
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爲河南布政司左參
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次河南以所司犒勞不時
懇于帝竟下獄死貴留吳時家望齊門外與高啓王彝王行
宋克閻巷相接日流連於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詩集時張羽
楊基亦來吳四方士聞之多卜鄰於是号北郭十友十友者
長洲宋克字仲溫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号南
宮生張士誠欲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爲侍書出同知鳳翔
府事崑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

擢戶部侍郎尋謫大同府同知遷知府永嘉余堯臣字唐卿
呂珍保越堯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吳洪武初官新鄭縣丞無
錫呂敏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深衣幅巾爲道士洪武初掌
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嘗熟吟大本賦白
燕詩爲楊維禎所稱凱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也更賦一首
維禎亟賞之一時流播人呼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
察御史上疏曰國家戡定四方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既平
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其於君臣之禮尚未悉究臣請于
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
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

也又曰小人犯罪固不可赦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
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帝嘉納焉遂勅省臺聘儒士於
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說書一日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
審太子遞減之凱還報帝問曰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
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兩端心不懌凱懼託疾歸
帝使人詞之佯狂得免凱貌癯而長身有才辯善謔歸田後
恒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泖水上登九峰好事者圖以入
畫凱詩絕去雕飾論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
名者蜀府教授顧祿字謹中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
盡進所作披之便殿遂以經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
敏從楚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訥固爭得免王曰管
長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延枝楚王育之宮中

長爲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孫黃傳

孫黃字仲衍廣州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黃爲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黃教授廣州洪武三年舉鄉試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遷入爲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逮繫被旨輸左校版築蕭牆黃望城門謳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嘗索黃題画玉誅黃坐黨人伏法黃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彥舉番禺黃哲庸之李德仲修趙介伯貞結社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佐以父宦南雄占籍南海何真聘掌書記洪武初徵授給

事中帝賜學士宋濂黃馬親爲作歌命諸臣和佐詩成帝覽之特喜賜鈔一錠佐性不樂仕進居官二載恒曰早朝何如晏起章服詎勝蓑衣乃告歸帝復賜以鈔佐篤于行父歿貧不能殮有廖元正者爲治器事厝其棺于南雄之五里山佐事元正如父元正歿哀慕終其身哲好山水徧尋嶺表諸名山旣而北游止秦淮李善長汪廣洋交薦于太祖吳元年除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洪武初使青徐尋出知東阿縣遷東平府通判上疏言時務帝怒放歸尋召回山東以他事註誤寘于法哲北游時倚篷聽雪詭曰天下自然之奇音也歸搆軒名聽雪篷學者稱雪篷先生德爲詩效李白李賀孫黃嘲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雲孫也以薦除洛陽典史遷濟南府經歷自陳年老改就漢陽教諭秩滿改義寧縣教諭

介屢薦不起坐累被逮道經南昌卒以子純貴贈監察御史
黃之被戮也其弟子新會黎貞抱持其尸裹之以衣殯于安山
之陽貞字彥晦嘗署縣學訓導事辭去築釣魚臺于宅南尋
坐累戍遼東比釋歸將抵家已暮取舟中酒先登所築臺對
月獨飲久之始叩門入貞嗜酒自号陶陶生一曰秫坡居士
又唐豫者字用之亦黃之弟子有孝行家居定鄉約以屬鄰
里冠昏器祭必準古人父在子雖老不得坐毋博弈毋飲酒
輸公賦必先鄉人化之稱曰樂澹先生

王蒙傳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桀度工畫
山水兼善人物少日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
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鶴山自稱黃鶴

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
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是被逮瘐死獄中郭傳一名
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
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
者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既
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
遷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右參
政

林鴻傳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材薦授將樂縣儒學訓導
歷禮部員外郎性脫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歸閩中善詩
者數十才子鴻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

樂高棟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黃玄時人目爲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晉府引禮舍人無錫浦源字長源慕鴻名踰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吾家詩也以告鴻鴻延之入社鄭定字孟宣嘗爲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延平府儒學訓導歷齊府紀善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鴻之兄子壻也長沙學官遷知永豐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除行人歷陝西按察司副使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

永樂初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王偁謂曰君得毋以會稽章綬故來邪對曰山中斧柯幸無恙也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詔不出作陳搏傳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耆彥爲九老會終其身獨不仕黃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攜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儒學訓導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部員外郎嘗挾書千卷止高棟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同時趙迪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亦以能詩聞皆鴻之弟子

王偁傳

王偁字孟揚父翰仕元爲潮州路總管元亡浮海入閩留永福山中爲道士者十年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強起之翰義不

仕二姓自刎死偁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例當入國子監乞歸養母母歿廬墓六年太宗即位以近臣薦召至京授國史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命充總裁官久之坐罪謫交趾英國公張輔辟居幕下偁詩文最爲解縉所喜縉出爲參議督餉化州言偁于輔攜之入廣東縱游山水文皇帝聞之逮縉下獄并及偁在獄數年竟瘞死其自述誄曰日者以干支推定人禍福生歿謂吾年日皆庚迨于丙歲在閏逢麗于鷄火其弗延矣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述其系用自誄極以呼天之辭俾後之爲螻蟻爲烏鳶爲陽侯所汨爲回祿所焚或返其骸或招其魂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憫其志而哀之焉嗚呼孟揚古之人怙才者恒困于勿施志大者顛頓之屢躋爾乏古人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奇

于時而謏于戾而負而君而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讀者爲之隕涕

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後以字行更字曰次知江陰人至正末挈家避兵于吳盡弃他物惟載敝書兩簾而已張士誠聞而廩祿之以母病謝去居松江洪武六年用禮部尚書牛諒薦召修日曆書成當授翰林院編修作以老病乞外遂除太平府儒學教授八年春選天下學官內任作與焉廷對第一授國子監助教尋命分教中都召還擢國子監司業十三年坐罪廢爲民十七年起翰林待詔終長樂縣儒學教諭作爲文醇正謹嚴動有據依弗苟異同或數年不獲一字及遇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讓之則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既無益于

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我意哉著東家子十二篇宋
濂北之法言通書其座右銘曰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
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惡于人所以不知之時誠
善于己所獨知之地毋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徇俗
以移守毋矯僞以容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
容則過人其自贊畫像曰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馬
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乎
自返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尚先生作同縣人張宣初名瑄
字藻仲洪武初以考禮徵尋入史局修元史時同館皆老成
耆儒宣年獨少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授翰林編修呼爲小
秀才奉詔歸娶其妻松江府儒學訓導邵亨貞女也宣後坐
事謫濠道卒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
通衍皇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羣
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
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續成之号草木子其書稽上
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歷推步之驗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
浸瀆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芻
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苗異曰草木
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字剛
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旨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
不貴多聞以靜爲主因自号曰靜齋

王洪傳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從胡粹中授春秋洪武三十年中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歷修撰侍講尋左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尚書呂震奉命巡行陝西部務多決于洪帝奇其才詔作佛曲序洪難之爲同官所擠不進用得末疾以卒洪敏于才在翰林時帝方懷柔遠人屬國以方物貢者不絕麒麟白澤騶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頌以命洪輒立就與解縉王偁王璉王達号東南五才子偁最自負獨推重洪不敢與齒洪嘗與嘗熟張洪論詩自誦所作比於漢魏張哂之未答復曰終不作六代語答曰子詩傍李白門牆尚未窺其奧也洪始屈服病亟時帝賜之藥物及卒賜以棺且給舟楫歸其喪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才舉除大同府學訓導入爲國子監助教

文皇帝即位用姚廣孝薦擢翰林院編修帝問建文君過失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非其人爾與修高皇帝實錄遷侍讀學士修大典充總裁官帝視太學坐彛倫堂行養老之禮達因獻視學頌永樂三年秋與王景同爲應天考試官四年春會試天下士復爲考試官五年夏以疾卒達性恭慎不飲酒薄滋味晚自号耐軒又曰天游道者居大同著筆疇三十二篇意主柔伏退遜頗近老氏之旨洪雖抗節立朝志甚卑遜其後縉偁璉三人皆獲罪死達與洪獨考終焉張洪字宗海擅經學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爲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初以行人使日本還奉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仁宗即位召入爲翰林修撰年七十致仕

高棟傳

高棟字彥恢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更名廷禮別号漫士久之遷典籍性善飲喜談謔工書画尤專於詩嘗采唐人所作以體類從依世次定品目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外異人等爲傍流書成曰唐詩品彙凡九十卷拾遺十卷又擇其尤合格者爲唐詩正聲十二卷論者謂其詩音節可觀神理未足然棟之言曰余夙耽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注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登頓進退周旋歷數十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蓋其學之專如是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王紱傳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水竹石妙絕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紱未仕時與吳人韓奕爲友隱居九龍山遂自号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管遇長廊素壁淋漓濡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甚至詬厲勿顧也人有諫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喜甚乘興寫竹石圖明旦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氍毹爲餽請再寫一枝爲配紱笑曰我爲簫聲訪汝以簫材報汝汝俗子也索前画裂之還其餽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画爾晟走及之果以画請紱領之而已踰數年

歲復以書來紱始爲作画旣而曰我画直遺黔公不可黔公
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此寄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
絕俗如此崑山夏景者亦善画竹石亞于紱画竹一枝比之
金一鋌然人多以餽遺得之識者勿予也景字仲昭永樂十
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除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出知
瑞州府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景與上元張益同中
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画竹其後景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
遂不復作賦益見景所画竹石絕倫亦遂不復画竹益死土
木之難仲微名顯錢唐人嘗知藤縣事謫戍雲南其詩頗豪
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沈度傳

沈度字民則弟榮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以婉

麗勝榮以適逸勝各臻其妙度博涉經史爲文章尚平澹絕
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王具禮幣聘之
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延之教子弟遂與偕入京師時
文皇帝初即位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入翰林給廩祿度與
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於時解縉胡廣梁潛王璉皆
工書度至最爲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冊
用之廟庭歲祕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
歷修撰遷侍講學士榮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
階大理寺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于象簡泥之以金
贈父母如其官馳驛傳歸告于墓崑山夏景者字孟暘與其
弟景以善書画聞同官中書舍人時号大小中書而度榮号
大小學士度性敦實謙以下人嚴取與有訓導介其友求書

請識姓氏于上度沉思曰得非曩許奏有司者邪遽却之其友固請終不肯書姓字在內廷備顧問必以正對粲篤于事兄已有賜輒歸奉其兄度子藻官中書舍人用亨初名權字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字以進又獻禎符詩三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用亨善鑒古嘗侍帝觀画卷未竟衆目爲趙伯駒用亨曰此王詵筆也至卷尾果然登字思孝初仕羅田縣丞改蘭谿再改浮梁選入仍給縣丞祿歷十年始授中書舍人登之入也用亨自謂篆籀視天下無踰之者且恃年高數於人前面折登登勿與校至三日猶不已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願有所質乃就用亨言戾於說文者十數事援許氏說證之用亨乃屈服登於六書本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

窮搜摩挲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

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以醫事文皇帝溥八歲能賦詩長隨祖父游學兩京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其詩初效西崑體久益奇縱里人劉珏字廷美仕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工唐律人目爲劉八句尤善鑒古書畫藏有終南山進士圖際歲除溥題長句其上珏懸之於堂明日賓客賀正者爭裂門籍紙寫之而去珏笑曰此耗紙鬼也於時海寧蘇平字秉衡平弟正字秉貞崑山沈愚字通理蜀人晏鐸字振之慈谿王淮字柏儀真蔣忠字主忠同里鄒亮字克明中都湯肅勛字公讓淮安王貞慶字善甫皆以能詩聞肅勛最豪伉不可一世亮每以氣凌之淮與之辨論或移日不相下及見溥輒俛首

服溥精天文律歷之學正統十二年京師產牛五足一足生於領蹠反向上溥占之曰小人在上戎狄橫越二年帝自將北征溥從羣臣拜伏道左見日旁氣中黑外赤溥愈憂之乃賦送駕詩見志俄有土木之變於是言者交薦不報久之調太醫院吏目肖勳東甌襄武王和之曾孫貞慶駙馬都尉永春侯寧之子鐸亮皆官監察御史餘俱不仕時号十才子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三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恒著高簷帽衣綠蓑衣躡長齒屐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良特愛重之爲拜其母良爲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良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祿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

訕笑冕不顧也所居倚土壁度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爲常高郵中屠駟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良良曰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駟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書謝駟東游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秦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爲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名姓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邪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爲誰笑曰此必危太樸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觀其人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臘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画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

歸謂友曰黃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号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叅軍而冕死矣

朱彝尊曰當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讀徐顯禪史集傳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別爲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

楊維禎傳

楊維禎字庶夫會稽人家鐵厓山下父宏築層樓俾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泰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除天台縣

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楨始改錢清場鹽司今久不調偕道士張雨縱游西湖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史成正統迄無定論維楨著三史統論謂元之大一統在平宋不在平遼與金統宜接宋不當接遼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聞其名招之不往報以書曰閣下乘亂起兵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所爲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足與有爲也雖然爲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宗族姻黨者無制祿之法有姦位之權矣假佞以爲忠託詐以爲直飾貪虐以爲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搖邦本

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閣下不可不省也夫當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與爲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多也維楨老且病爵祿不以干閣下幸采其言小可以爲錢鏐大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內變必有外禍始憶維楨言嗚呼晚矣士誠得書不能用亦不罪也繼忤丞相達識帖木爾乃徙松江周游山水獲斷劒鍊爲笛冠鐵葉冠衣兔褐吹之作迴波引遂号鐵笛老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爲詩畧兀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于音樂行輒以歌伎隨好汲引人物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逾百人求若山陰張憲吳下素華輩不能十人又曰吾求詩于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

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昆陵吳恭倪瓚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鄭韶也洪武二年編纂禮樂書別徵儒士修元史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詹同奉幣詣其門名之辭不赴明年有詔敦促賜安車詣闕廷留四月禮書條目畢史統亦定遂以白衣乞骸骨帝許之仍給安車還抵家而卒維楨徙松江與錢唐錢惟善里人陸居仁相倡和惟善字思復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据枚乘七發辨錢唐江爲曲江由是得名号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号雲松野褐兩人旣歿知府事林公慶昇其棺與維楨同葬于山之東麓人目爲三高士墓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牒吳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勅中書省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夔首被徵開局于天界寺草創旣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蹟可徵將有事續修王禕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此固其職然何爲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

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璦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

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錄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于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旣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于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

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
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一蔓復至京師洪
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
復就職命編纂日曆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繒各三裝錢六
緡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勅一蔓自杭州模碑文以進稱
旨賜蟒衣采幣一蔓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
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
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
之方寸之間而吐之觚翰則其爲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彼以
才驅氣駕爲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爲篤論禮局
共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劉子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弼
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永之仲修淳安魯淵道源錢塘劉

儼敬思會稽錢宰子子胡行簡董縣蔡深滕公琰當元之季
一蔓自天台徙嘉興於時嘉興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
居千金圩郁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
溪濮仲溫父子居濮市豐子資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
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禎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
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溫州陳秀民居
竹鄰巷閩卓成大居甌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
南高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
一蔓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苧里四明周棐以陸宣公書院山
長留黎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
樂郊云

劉永之傳

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家饒于貲既冠未知學過婦翁家新
塗練高者早有才譽永之友壻也翁異視高而庸衆人遇永
之永之歸發憤就學寒暑晝夜不懈數年學大進尤長春秋
與梁寅往復辯論經義寅投以書永之報曰日以春秋本旨
序呈之左右及奉還示詞累數百言若有取於愚瞽之作而
教其所弗逮然蒙固之見有未盡白而明諭有不可不復者
敢略布之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
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
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執事所論度越老生宿師万万
無疑其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
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迹也夫春秋之爲春秋
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

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
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夫聖人者豈
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
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
之臣也猶夫人之臣子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明王法而彰
亂逆無乃弗可乎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
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
之國史而損益焉子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不爲僂民
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過宋而微服居其邦不非其大
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哉
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
焉趙穿之弑逆也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

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況於魯有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其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

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離而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

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寔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于万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

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何氏者幾希

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也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子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若後世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瘴惡冀述而傳于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夫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

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時覈其繆妄諸字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寅得書無以難也永之與南昌劉崧萬石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弘江寧周湏泰和王佑及高爲詩友文譽遠出高右兼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輕于財貨施連郡縣已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以翰墨自適客至不具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鼓琴而已嘗一至京師宋濂亟稱其文欲留之以耳聾辭歸後以子奉獲罪籍其家奉死永之當徙萊州行至桃源病卒

趙撝謙傳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佛者同學長游四方樂取友人有一善一能輒

往訪隆寒海暑恒徒步百餘里與朱右謝肅徐一蔓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鄭鄭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迨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撫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衆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爲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矣隱居隲山萬書閣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目爲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撫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衆以年少易之撫

謙亦自信其說不爲貴顯者所奪以是不見錄授中都國子監典簿宋濂獨遣其子遂從游歎以爲不及久之以吏部侍郎侯庸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將終以書別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己豈有所爲而爲者予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冰與水時爲之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矣撫謙卒時年四十有五其後門人柴欽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當采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

荅祿與權傳

荅祿與權其先乃蠻部主也與權博學強記善諧謔中元進士官祕書郎歷河北道廉訪司僉事居河南之永寧洪武六

年春授秦王府紀善改監察御史帝賜以羊酒并賜其妻羅衣紵衣各一襲盱眙縣民進瑞麥一莖二穗凡十六本與權上言此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于盱眙帝鄉里也宜薦宗廟帝是之秋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黃帝号称三皇盛德大業被萬世功莫大焉其在祀典法施于民則祀之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於是禮部尚書牛諒議曰三皇開天玄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之西爲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七年夏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未行仍復任監察御史秋與權復上言古之王者旣立始祖

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禘也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故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所自出之帝今陛下受命七年矣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帝復下廷臣議僉曰虞夏殷周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可行自漢唐以來莫能名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所自出禘不可行矣今國家旣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未有所考則禘難舉行遂止未幾擢翰林院修撰尋降典籍九年遷應奉十一年春以年老致仕自稱洛上翁

文淵閣大學士錢公傳

錢龍錫字稚文別字機山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春坊諭德歷詹事府少詹事掌南院禮部侍郎魏忠賢亂政削奪去官莊烈愍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召既至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帝命定附逆諸臣案謂曰忠賢一豎何能為皆外廷力為諂附至此指黃羅囊示之曰此皆媚奄人實跡也龍錫遂取囊中章疏分罪重輕凡六等又慮獲罪者不明所罪之實或滋籲辯因請于諸臣姓名下各注所犯服其心逆案乃定崇崇煥之經略遼東也入見帝大言期以五年奏功龍錫疑焉退而誚之曰子方略宜何如崇煥曰不外東江關寧兩路進兵爾東江者島帥毛文龍也曰舍關寧實地而問海道何也崇煥對曰譬如弈然局有四子東江其一也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二年五月崇煥行邊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

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舟相視山海形勢即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當死且云入其軍斬其帥古人之事臣饒為之臣出京時曾語閣臣龍錫矣當是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帝不之罪龍錫亦不置辯也其冬大安口失事京師被圍或言崇煥之殺文龍陰為主款地者會崇煥援師至求入見帝愈疑之尋有旨縋城以入下獄訊叛狀於是御史高捷劾龍錫與崇煥同謀龍錫疏請避位遂致仕去明年八月崇煥既誅御史史堃論龍錫罪逮入詔獄論斬有司設廠于西市將用夏言故事既而緩決四年正月左中允黃道周起自田間為白其冤疏曰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古者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比者逮繫舊輔臣龍錫銀鐙桎

梏對簿法庭搶首獄吏此書傳以來所未之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矣一彼一此勝負何常閣臣坐綸扉遙度邊計不知能否成敗一旦坐誅後之閣臣必踟躕顧盼不敢以邊事自任且令邊帥得以罪譴閣臣後之邊帥有事必撫閣臣單詞隻語爲口實今巷議謬悠謂殺龍錫爲文龍報仇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爲政府異日開陷阱不可也當堯盛時岳牧舉鯨貽禍滔天然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僇煩臯陶之聽也陛下即欲威柄獨運亦何忍公孤就戮令四方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奏入帝切責之謫其官至五月天旱給事中劉斯崧又以請始釋龍錫于獄成定海衛戍九年得旨歸里崇禎十七年九月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上言于福王曰伏見舊輔臣錢龍錫削

奪爲民正值崔魏亂政之時迨先帝嗣服起自廢籍進參機務著公忠之譽繼因袁崇煥斬帥一事爲史堇等所誣衆論無不寃之夫以輔弼大臣於督撫陞辭之日體訪諮詢亦其職爾若閫外生殺轉移呼吸先期豈能遥制如以一時問答之單辭指爲罪案將來帷幄之臣誰敢爲國家諮訪一官肩任一事者此先帝解網于始減罪于終也至其屏居戍所絕無怨尤居鄉之日門庭肅清尤大臣所不多見者宜勅有司具禮存問以優先帝簪履之遺者也旋以病卒于家所著有競餘存橐

論曰當崇禎初戶部再疏請裁島餉龍錫獨言毛文龍以本折百万之餉遞減至三十五万不可更裁請如數與之則龍錫未嘗排抑文龍可見也惟是逆案一定黨人之怨刺骨禍

機一發幾殺其身可畏哉觀乎黃道周祁彪佳之所陳亦可信其無罪矣

崔子忠陳洪綬合傳

崔子忠字開予一名丹字道母別字青蚓先世萊陽人居京師補順天府學生員通五經能詩尤善畫華亭董尚書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子忠益自重有以金帛請者概不應也友人有官吏部者屬選人以千金爲子忠壽子忠投之地曰若念我貧不以廩粟與我乃以選人金汚我邪卒不受史公可法家居過子忠舍見子忠方絕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子忠牽馬于市賣之遂呼其友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賣馬之金盡絕食如初李自成陷京師子忠出奔鬱鬱不自得會人有觸其意者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而

死

陳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壁壁旣出誡童子曰毋汚我壁洪綬入視良久給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于翁翁見侯像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旣長師事劉公宗周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狎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至恭勿與至酒間名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勿應也嘗留杭州其友召之飲期于西湖上洪綬往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坐飲主人徐察之知爲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入貲爲國子監生明年還里旣遭亂混迹浮屠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狎妓如故

醉後語及身世離亂輒慟哭不已後數年以疾卒

朱彝尊曰予少時得洪綬畫輒驚喜及觀子忠所作其人物怪偉略同二子癖亦相似也崇禎之季京師号南陳北崔若二子者非孔子所稱狂簡者與惜乎僅以其畫傳也予友孫如銓常師事子忠道子忠二女皆善画而洪綬妾胡淨髮亦能画花草云

李无垢傳

李无垢錢塘人福王稱制南京入太醫院爲醫士順治十三年春以二童子自隨負藥囊至梅會里榜其門曰太醫院李无垢總理内外大小十三科方脈里中醫嫉其大言謗者蠡起乃移寓萍橋僧舍予間訪之方注本草經多發新義與子論吉貝子不宜久服媿媿數百言予心韙其說是夏予妻馮

孺人病熱七日不汗後七日又不汗踰二旬矣勢轉劇諸醫皆云傷寒不可治請辦喪具子乃要君徒步登閣診視无垢笑曰君夫人所居閣四面俱木圍之木生火觸暑脈伏爾臟腑無他恙也亟以甘瓜井水投之可不藥愈從其言越宿而舖糜再宿主中饋如故旣而予游嶺表比歸詢之則无垢客死吾里匱爲二童子載去所注書無存

朱彝尊曰予少日先舍人廣交游復社諸君子舟車相接于道是時海內多故江湖豪傑思以功名自見挾方術遁跡人間一時談奇怪迂之士往往識之迨長游學益多識四方奇士所未覩者良醫爾今耄矣回思往事李君庶其人與惜乎未盡其術以死而所著書人莫之傳也且夫醫難矣醫婦人尤匪易目不辨病者之色耳不審病者之音止憑方寸之脈

分陰陽決生死雖和緩且不能而庸醫乃敢自信吁可怪也
述君一事雖未足槩平生然於切脈精矣爲之傳毋使姓名
泯沒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記

文水縣卜子祠堂記

孔氏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子貢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而曾子以魯得之至論文學必曰子游子夏孔子
旣沒曾子之學羣弟子或未之篤信獨以有若爲似聖人而
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亦疑之于孔子若二子者將不得爲
具體者與徐防之言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
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
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
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

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而戴氏禮載曾子之言以疑于夫子罪子夏夫曰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聞之子游未之怪也其不從羣弟子彊者特以事之不可耳後世拘儒疑其說于廟庭之祀黜有若而進子張又或謂西河不當專祀子夏由其過信曾子之言而未之繹也抑何其刺謬與文水固當日西河之境也隱泉山之麓舊有子夏祠歲在丙午秋八月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而已至其發明章句傳孔氏之學爲西河文教所自始顧不及焉私心竊以爲憾夫山水亭臺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游人過之尚或覽物而賦詩或題名鐫石其處況夫瞻先賢之祠宇卒

無一言暢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則後死者之過也爰綴舊聞爲記亦以見戴記所載殆非曾子之言而六經之傳子夏之功尤多報祀之義蓋非獨西河之人宜然矣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國都莫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于學其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醕以至獻馘獻囚莫不備舉于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爲之師士之入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靴鼓控揭笙鏞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蹕綴兆有其度藏修息游有其所而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

大備也後世學日以弛典禮政令聽州郡吏專制之于上不
必盡舉于學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子釋奠釋菜
而已爲之師者未必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宮使之
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爲
不急之務由是學宮坐以傾圯至有終歲不游于學者嗚呼
學校王政之本至視爲不急之務而聽其傾圯此君子之儒
爲人師者所甚憂也威遠衛當大同關塞之衝士之習于文
事者蓋寡自邊隅晏安士始以絃誦相勵而教諭王君復能
以仁義忠信之說善諭之衛故有學歲久將圯王君率諸生
某等新之諸生咸樂趨事堂廡寢筵櫺櫺戟門壁池莫
不具飾不侈不陋工既竣向予請記嗚呼三代之學其得存
于今者僅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端本之學

不知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爲之也若王君者樂善不倦
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旣作泮宮詩人頌之有曰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之廢鄭人
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相與
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
于今日也哉

衢州府西安縣重建學記

古者立學自辟雍類宮下至術序黨庠家塾所稱先聖先師
初無一定之位故釋奠有合而無尸自漢廟祀孔子闕里迨
唐武德後建廟于國子監又定稱周公曰先聖孔子曰先師
開元以降郡邑通有孔子廟祀然廟與學亦未均合爲一也
其後學必立廟由太學及府州縣率有定制太學之堂或曰

尋倫或曰明德餘皆以明倫爲扁旁立社學射圃暨啓聖之祠後峙尊經之閣廟則三門六戟殿設粟主更先聖曰至聖而仍先師之名專祀孔子配以四子十哲而祀七十子先儒于兩廡薄海內外莫有異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于天下舍末師而專主孔子庶幾道德出于一古今之立學雖殊而所以教則同也西安縣學舊在禮賢門外嘉慶鄉製錦坊元末燬于兵明洪武初一徙于城北廢斗室法院爲之正德間再徙于宋貢院遺址嘉靖中復徙于大中祥符寺繼是規制差備自耿精忠逆命王師致討屯兵百萬于府郭久而縣學牆屋薪木皆毀惟文廟僅存梁棟亦圯縣既困于兵其土田旋爲洪水所決逋賦累萬長吏迫于催科視學舍爲不急之務歲久不治會進士潁州鹿侯祐來知

縣事下車謁孔子廟顧瞻太息而曰學校如此其何以造士且教何以興而政何以舉是守土者之責也侯乃預爲規畫俾山農之產竹木陶菰之治瓦甓段冶之攻釘鉸者咸得輸井稅儲之以待興築而以月俸補其額政尚簡易不事鞭朴逾年而逋賦悉完於是鳩工庀材侯首捐錢若干緡縣之大夫士學官暨其弟子咸率私錢爲助首葺廟宇次營兩廡各九楹次建明倫堂次設先賢先儒木主然後繚垣牆塗丹粉濬泮池之水種樹廟庭及堂之前後凡百本經始于辛未之秋今年春二月堂成侯興器用幣釋奠于廟牲酒豆籩秩秩有儀觀者交悅具頌侯之功伐石以進侯曰未也堂雖成祠與閤未備且曩時賜書未有存者經以載道而學舍無之其可哉乃購羣經疏義凡百餘家將納之廟鼓篋以示學者噫

侯之用心勤矣夫三衢固仕國也昔之言經術者若鄭灼之
三禮劉牧徐庸柴翼之易徐晉卿王宏之春秋是皆西安產
也西安之俗其君子敏於事士之志于學者不少特爲兵與
歲所苦居無費舍市無書肆其何所資以講習爲得侯所購
之書貯于學有不相觀而善相說以解辨其同異而博喻之
者乎吾知教之所由興必自西安始予視侯忝一日之長與
侯別三年入其境賈安于屢農歌于野游乎學校則昔之廢
者具舉蓋中心怡懌有不能自已于言者而縣學教諭海鹽
錢君瑞徵樂襄其役與予同鄉里述侯立學之功集事之敏
皆過人計慮之表爰撫其本末而書之于石

重修嚴州府桐廬縣儒學記

師儒之官道德之歸政治之本也漢郡置文學掾唐校立經

師庠立孝經師宋元書院各設有山長所以教士者專矣
皇朝因明之制縣立儒學教諭訓導各一人掌士子之版銓
法凡貢于禮部屢試不第及學生食餼廩者既老而後用之
雖不失古選擇耆儒之意然往往精銳已挫頽情衰慵講舍
之不修生徒之日散師嚴道尊之謂何

聖天子立賢無方妙年英俊之士亦得銓授由是桐鄉汪君
教諭桐廬旣至謁先師觀祠宇圯敗陳丹暗粉久已不治於
焉出私錢命工匠檜楔楔枅桷桷榑榑榑榑榑榑榑榑榑榑
鳩工于某年月日告竣于某年月日計費白金十鎰爾而堂
齋門廡百廢具舉春秋上丁釋奠廟下莘莘俎豆小大駿奔
暇課諸生于碧梧書屋而又汲有井渡有船蹊有桃李縣之
士子樂群親師慶行禮之有其地焉君乃貽書與予請爲文

紀之石予嘗往來四方見府州縣衛學傾者十之六七上官
諉之有司有司以催科聽訟之繁每視爲不急之務至于肄
教者祿旣薄而權輕朝日之盤恒苦不飽安有餘力葺治牆
屋其能免于風雨鳥鼠之侵蝕乎君能不私其財不費乎帑
不病夫民力以興廢自任可謂能也已矣桐廬之學舊在西
塢一徙于戴家橋北再徙于縣治東北之小山宣和中燬于
寇紹興以降知縣事趙公侃趙汝憚趙汝驤胡太古先後修
建元末復燬于兵洪武再建則知縣事毛道主之正統初重
葺則知縣事汪榮主之成化以後安慶李琛東莞盧勗黃岡
曹珪雲南楊漢四會何經南海吳宗湯清江李紹賢來知縣
事咸克修廟學此有司之職也以校官獨任之則自君始

揚州府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古之造士立學士之志于道者必于鄉校事其師記曰禮聞
來學不聞往教當其盛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及其廢則曰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而又繼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子是故
博習者必親其師論學者必取友學者有失教者知之長其
善而救其失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安于所居之地夫然後師
嚴道尊民知敬學也已學之制匪一虞庠上下夏序東西殷
膠左右周保傅所紀爲學有五漢立三雍晉興兩學至于唐
分學爲七三品以上子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
教之曰廣文以領國子生之業進士者曰四門以授七品之
子及庶人之俊異子弟律學以講律令格式書學以考篆籀
分隸真草章行算學以明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斯成德
達材各有其選教之亦多術矣自宋而後雖于州郡縣學之

外兼設山長然書數之學輟勿講科目之繁既省士子分治五經專習四子家各有師不必問業于鄉校而儀真縣治當江介之衝舊爲江淮發運之所邦人多居鹽筴之利其子弟注籍于學束修之禮通名于校官歲一再至而已戟門之敲傾泮水之渙濁文廟之灑漏講堂橫舍之榛蕪守土司教者第有坐愁行歎已焉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恤商以仁待士以禮每因秤掣至縣布寬大之條舳艫銜接柁鼓榜歌於是公年五十矣商網亭戶咸思進酒于公釀白金二十鎰稱壽公却之再三適公乘輿過市遮馬拒輪以請公乃召汪訓導穀詒語之曰縣學之不修久矣吾無私財可以訓工也曷若以衆所率之錢新多士肄業之地庶幾邑子享人爵之報乎於焉衆皆悅頌公之無私而克廣德心也

歲之月誕治泮宮工匠陶旋各程其材自西徂東百廢具舉由是諸生問業有所來親其師人知敬學爾乃伐石以志重修之歲月曹公名寅字子清一字荔軒滿洲人爲文者誰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也

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

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繡儻有餐錢相循爲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宮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爲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

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蒙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閣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別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鴻慶一宮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 日講官知 起居注入直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

龍圖閣直學士將樂楊時中立

觀文殿學士開封耿南仲晞道

建炎元年

述古殿直學士上蔡謝克家任伯

資政殿學士開封呂好問舜徒

觀文殿大學士邵武李綱伯紀

資政殿學士襄邑許翰崧老

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公弼

二年

延康殿學士□□董耘□□

資政殿學士瑞安許景衡少伊

徽猷閣學士縉雲詹義持國

三年

資政殿學士任城李邴漢老

資政殿學士曲阜顏岐夷仲

資政殿學士真州吳敏元中

紹興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鄧城范宗尹覺民

資政殿學士滁州張守子固

觀文殿學士祁門汪伯彥廷俊

端明殿學士河南富直柔季申

資政殿學士吳興葉夢得少蘊

二年

顯謨閣學士丹陽翟汝文公巽

端明殿大學士齊州呂頤浩元直

三年

端明殿學士安陽韓肖胄似夫

資政殿大學士縣竹張浚德遠

四年

資政殿學士分寧徐俯師川

觀文殿大學士姑蘇朱勝非藏一

五年

端明殿學士解梁趙鼎元鎮

端明殿學士海州胡松年茂老

資政殿學士德清沈與求必先

六年

端明殿學士雲州折彥質仲古

資政殿學士儀真劉大中立道

七年

資政殿學士上虞李光泰發

九年

資政殿學士毘陵孫近叔詣

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餘杭何鑄伯壽

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濟南王次翁慶曾

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浮梁程克俊元顥

資政殿學士上饒余堯弼致勛

二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寧國章復季常

二十二年

端明殿學士□□宋樸□□

二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鄞史才德夫

二十四年

資政殿學士金壇湯鵬舉致遠

二十七年

觀文殿學士吳興沈該守約

二十九年

資政殿學士建康王綸德言

三十年

資政殿學士萊州辛次膺起季

隆興元年 乾道元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壽昌葉義問審言

二年

資政殿學士宜興周葵立義

七年

觀文殿學士仙游葉顥子昂

乾道二年

資政殿學士興化陳俊卿應求

四年

觀文殿學士壽春魏杞南夫

八年

觀文殿學士婺源王炎晦叔

九年

觀文殿學士婺源王炎晦叔

九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遵景嚴

淳熙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四明史浩直翁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适景伯

端明殿學士金華葉衡夢錫

觀文殿大學士溫陵曾懷欽道

六年

資政殿大學士溫陵梁克家叔子

九年

資政殿學士德清李彥穎秀叔

十年

資政殿學士吳郡范成大致能

十五年

觀文殿大學士金華王淮季海

資政殿大學士華亭錢良臣師魏

十六年

資政殿學士臨江蕭燧照鄰

紹熙元年

資政殿大學士候官黃洽德潤

端明殿大學士永春留正仲志

五年

觀文殿大學士吳興葛邲楚輔

端明殿學士邵武任希夷伯起

資政殿大學士上饒施師點聖與

觀文殿學士廬江王蘭謙仲

觀文殿大學士餘干趙汝愚子直

慶元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龍游余端禮處恭

二年

觀文殿學士臨海陳騭叔進

端明殿學士泉州傅伯壽景仁

嘉泰三年

端明殿學士江陰丘宙宗卿

開禧三年

端明殿學士崑山衛涇清叔

觀文殿大學士臨海錢象祖伯同

嘉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嘉興婁機彥發

二年

端明殿學士南豐曾從龍君錫

紹定五年

資政殿大學士天水趙善湘清臣

端平二年

資政殿學士東陽葛洪容父

觀文殿大學士鄞鄭清之德源

三年

資政殿大學士慶元宣繒宗禹

資政殿學士邛州魏了翁華父

端明殿大學士邵武鄒應龍景初

嘉熙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增城崔與之正子

三年

資政殿學士浦城徐榮叟茂翁

淳祐二年

端明殿學士永嘉林略孔英

三年

資政殿學士餘干劉伯正直卿

四年

資政殿學士黃巖杜範成己

觀文殿大學士蘭溪范鍾仲和

六年

觀文殿學士候官陳韓子華

九年

資政殿學士慶元應僊之道

十年

資政殿大學士嘉興李曾伯長孺

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隆州李性傳成之

端明殿學士金華王埜子文

寶祐三年

資政殿大學士浦城徐清叟直翁

觀文殿大學士威州謝方叔德方

觀文殿大學士濠州董槐庭植

四年

端明殿學士建寧蔡抗仲節

端明殿學士龍游馬天驥德夫

五年

觀文殿學士新安程元鳳申甫

六年

資政殿學士閩林存以道

開慶元年

端明殿學士蒲江高定子瞻叔

資政殿學士寧國饒虎臣伯武

景定元年

端明殿學士金華厲文翁

觀文殿大學士溧水吳潛毅夫

資政殿學士嘉興沈炎若晦

二年

端明殿學士閩許應龍恭甫

端明殿學士都昌江萬里子遠

咸淳十年再任

資政殿大學士醴陵皮龍榮起霖

三年

觀文殿學士金華馬光祖莊父

咸淳五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睢州楊棟元極

觀文殿大學士天水趙與簋德淵

資政殿學士潼川姚希得逢原

咸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敘州程公許季與

資政殿大學士溧水吳淵道父

觀文殿大學士樂平馬廷鸞翔仲

八年

余既作記具書南渡後提舉姓氏爵里百一十四人猶未鉅諸壁也歲在戊子冬覽李彌遜竹谿集有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彌遜行詞中云其還神武之衣冠勉奉洞霄之香火宋史雖不書不可沒其名矣汝文執政僅三月以忤直忤秦檜殿廷相爭至斥檜乃金人之姦細趙甞中興遺史載之宰相例以殿閣學士予祠題曰顯謨

閣學士史沒其文取汝文靖康原職書之也鼻尊
又識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五

第35667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15

15



趙

